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主编 邓惜华
副主编 石侠 王黎红

一代名伶毛世来



如今，在我的记忆中，毛公依然挟着那支辛辣中透着浓香、似乎永远也吸不完的吕宋雪茄；依然捏着那杯浸满悲欢荣辱、品了半个多世纪的白兰地；依然闪着那双流光溢彩、传神生辉的眼睛；依然是当年那位叱咤舞台、倾倒无数戏迷，红遍上海滩、老北平、天津卫、奉天城，“娇媚天成”的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

千古毛公

(代序)

邓惜华

1986年,我任吉林省戏曲学校校长时,64岁的毛公因患脑血栓已偏瘫六、七年了。每次到家中探望,都会从他那老骥伏枥和壮心不已的胸怀中,得到立志振兴京剧事业的激励。

我对京剧情有独钟,更喜欢与毛公聊天,我们把酒一觞,谈论京剧艺术,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以至酒兴融怡,不觉更阑。

如今,在我的记忆中,毛公依然挟着那支辛辣中透着浓香、似乎永远也吸不完的吕宋雪茄;依然捏着那杯浸满悲欢荣辱、品了半个多世纪的白兰地;依然闪着那双流光溢彩、传神生辉的眼睛;依然是当年那位叱咤舞台、倾倒无数戏迷,红遍上海滩、老北平、天津卫、奉天城,“娇媚天成”的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

毛公一生大红大紫过,也惨遭不幸过,而大起大落的人生没有让他有一丝的满足与颓丧,反而,让他忘不掉、放不下的倒是他觉得今生今世也还不清的感情债,那就是观众情、夫妻

情、师恩情和党恩情。

作为演员，毛公把观众视为上帝，在上帝面前，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竭尽所能的。毛公学艺于二十年代，成名于三十年代，驰骋舞台于四五十年代。在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旧中国，听戏几乎成了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全部，因而，就有了众多的戏迷，无论是老、中、少，还是男的、女的，他们对戏和“角儿”的痴迷程度，较之现在的“追星族”，有过之而无不及。

华灯初照，戏院子里弥漫着浓郁的茶香，三通锣鼓过后，皮黄之音不绝于耳，戏迷们陶醉在京腔缭绕的艺术氛围里，伴随着清脆的琴声忘我般地拍板击节，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一想到这些，毛公总是感慨万分。

而最让毛公感动的是那些与他同龄的戏迷们。当年，发起童伶和“四小名旦”选举的，就是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们，那股狂热，至今余温尚存。富连成科班的十年寒窗，练就了毛公深厚绝佳的功夫和技艺，师父们的点拨传授又让他在舞台上大放异彩。他塑造的旦角儿形象，或楚楚动人、或鲜活可人，丰沛、逼真，让多少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怦然心动。舞台上的他，千般神韵，万种风情；舞台下的他却是一身长袍，围巾紧束，英俊潇洒，似乎可望而不可及。

如今，已近耄耋之年的戏迷们想起当年的情景，青春荡漾的甜蜜仍溢于面颊。有的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每天都早早地来到华乐戏院内的屋檐下，坐在长凳上，来碗馄饨，等候富连成科班学员入后台。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夏天一色的长竹袍，冬天棉袍加坎肩，规规矩矩。我在队伍里寻找毛世来，他总是眯着眼睛最爱笑，虽然没朝我笑……”对中国戏曲的热衷

和对“角儿”的痴迷，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人的成长，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戏剧评论家。

毛公说：“是观众捧红了‘角儿’，没有观众，再好的艺术也黯然无色，我永远也忘不了爱好京剧和喜欢我的观众。”

毛公喜欢饮茶（谈不上品茶），一把套着棉罩的紫砂茶壶，凝聚着他与老伴刘宝珍一生的恩爱之情。四十年代初，正在天津读书的刘宝珍由长辈包办，与毛公结为伉俪，这位贤慧善良、从不多言的中国传统女性，从此便举案齐眉地伴随、侍奉着毛公，并含辛茹苦地为他养育了七个儿女。我每次与毛公聊天时，她都不离左右地为我们频频续茶，望着那把茶壶，毛公深情地说：“这把老茶壶，她为我捧了一辈子，从老戏院子的后台到教学课堂，从田间炕头到病榻前，一捧就是一生一世啊！”毛公卧床十四年而不染褥疮的奇迹就是由老伴和儿女们创造的，以至于儿女们每每谈到父亲时，总会情不自禁、泪水盈盈地诉说着母亲……

每当谈起毛公的艺术成就时，总能感受到他对恩师吐哺之情的铭肌镂骨。毛公7岁就入富连成科班学艺，早年师承萧连华、于连泉等人，他的“跷”功堪称一绝。后又拜尚小云、梅兰芳、荀慧生等“四大名旦”为师，深得其真传亲授，羽翼日渐丰满。毛公的表演集梅、尚、荀、于各派之精华，将花旦、闺门旦、武旦、泼辣旦冶于一炉，而且有所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表演风范。毛公的表演丝毫没有取宠、虚假、浅薄的痕迹，而是注重表现人物精神的内核，刻意塑造具有生命力的人物形象。不失为以京剧精华和美学精神为魂魄的艺术流派，当年，舍翁（老舍）、鄂吕弓、徐慕耘等文艺界名流都在报刊上发

表过评论毛公表演艺术的文章。

毛公常说：“每位表演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拿手戏和成名戏，一旦把这些戏传给了弟子，自己便不再演了。”不言而喻，师父收徒弟意味着什么。而且，每位师父传授了自己的绝技后，往往还要把弟子推荐给别人，以博取艺术精华。毛公从各位师傅那儿学了几十出戏，他正是演着这些戏，才红遍大江南北，一举成名的。可见老一辈艺术家对继承发展京剧事业的良苦用心。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吐丝的春蚕和成灰的蜡炬。

毛公不仅继承了恩师们的京剧表演艺术，也继承了他们的高尚艺德。在他后半生的教学生涯中，以继承发展京剧艺术为己任，把自己30多年的舞台经验和表演技艺传授给下一代。遗憾的是“文革”中，他的身心惨遭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毛公得以昭雪，从农村返回学校，然而，他已是六旬的花甲老人了。东隅虽失，桑榆未晚。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他毅然决然地重返教学第一线。不料，有一天，他正在给学生教授《穆柯寨》一戏时，因疲劳过度，突发脑血栓，累倒在排练场上。后来，京剧教学课堂上便有了一位坐着轮椅授课的老人。

这期间，毛公怀着只争朝夕的心情，先后收邢美珠、徐枫、王凤霞、王继珠等演员为徒，悉心教导，倾囊相授，呕心沥血，至诚至忠。“嫣红嫩绿芳菲甚，竞向东风次第开”，不久，邢美珠、王继珠不负师望地双双摘取了当今艺苑的最高奖赏——戏剧梅花奖和梅兰芳金奖的桂冠。

由此，我想到了中国渊源悠久的五千年文明，以及被视为国粹的京剧艺术，不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甘为人梯、忠实于文化

艺术精神的人们，才得以延绵不绝，生生不已，繁荣发展起来的吗！

新中国成立后，毛公在怀仁堂为毛主席表演《打焦赞》的激情尚未落尽，便遵照周总理“京剧要在各省普及”的指示精神，在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省文化局局长高叶的盛情邀请下，毛公带领他的和平剧团来到长春落户，改名为吉林省京剧团。翌年，毛公在运动中被“拔了白旗”，就在他迷惑不解、不知所措的时候，以原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为代表的一批忠诚党的事业和京剧艺术的领导，对毛公采取了明为降格实为保护的措施，他被调到吉林省戏曲学校任副校长兼京剧教师。

此后，毛公曾被选为吉林省出席全国文代会的代表；任过省政协委员；中国剧协吉林分会副主席，享受了国务院批准的政府津贴。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这些人在旧社会再红，也不过是富人家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只有在新社会，我们才有了做人的尊严，党给了我这么多荣誉，这么高待遇，我今生今世也还不清啊！”

就是在“十年浩劫”后，毛公也是以坦荡豁达的胸怀体谅了一切。当他大病初愈，每天便让家人搀扶着挤乘公共汽车来校授课，因为他体谅学校复校伊始、百废待兴的窘况。随着脑血栓的多次发作，毛公逐渐不能直立了。1987年，学校为他买了一把最好的轮椅，毛公竟感动的老泪纵横。记得，他刚住进学校新建的“高知”楼时，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总不能把身上这点玩意儿带到坟墓里去吧，让我再带几个学生吧！”其恳挚悲戚的话语，至今萦绕耳畔。

1994年12月,这位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为戏曲教育事业做出过不可磨灭贡献的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曲教育家溘然长逝。

悲痛之余,想到更多的是完成老人家的遗愿,为京剧事业的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毛公生前继承、创造并留给后人无价的艺术珍宝,为京剧事业立德、立功,后人理应为其立言。为此,我们整理、编辑并出版了这本名为《一代名伶毛世来》的专辑,愿毛公的艺术生命永存,愿毛派表演艺术流芳百世,发扬光大。

毛公千古!

1998年写于吉林省戏曲学校
(本文作者为吉林省戏曲学校现任校长)

前 言

中国戏剧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是世界上三种古老的戏剧文化,而京剧又是中国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

京剧,集古代戏曲之大成,在徽、汉二调皮黄戏的基础上,吸取昆腔、京腔、秦腔等艺术成分,融汇衍变,逐渐形成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调的北京的皮黄戏。

自徽班进京以来的二百多年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们的继承、雕琢、革新、创造,发展至今,京剧艺术已经枝繁叶茂,流派纷呈,生机勃勃,蔚为壮观,并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遍及全中国,并对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成为中外戏剧家们所关注、探究的艺术宝藏。

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中,旦角表演行当,占有重要位置。其代表人物,继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之后,就是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四小名旦”了。尽管他们均已仙逝,却为后人留下了绚丽多彩的宝贵艺术遗产。

四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先生7岁入富连成科班学艺,他前半生从事舞台表演艺术,后半生从事戏曲教育事业,把一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京剧艺术事业。他早年拜梅、尚、荀等“四大名旦”为师,将各派艺术的精华和自身的特长融汇贯通,形成了独特的毛派艺术表演风格。本书收编了他生前发表过的几篇重要文章,从中可以了解到毛世来先生的舞台艺术生涯及表演艺术的精华;在这本书中还汇集了许多著名戏剧评论家、表演艺术家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回忆、评价了毛先生的表演艺术;在毛先生的学生们和记者撰写的文章中,又展

示了他后半生 30 多年从教工作的可贵经验,以及高尚艺德和师德。所有这些,不失为我们研究中国京剧发展史及京剧表演艺术有价值的重要史料。

在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社会为标志的 21 世纪到来之际,在中外文化相互撞击、交流、渗透与选择的今天,我们立于先人的肩头,继承、发展京剧艺术,弘扬民族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重大而迫切的使命!

编 者

1998 年 11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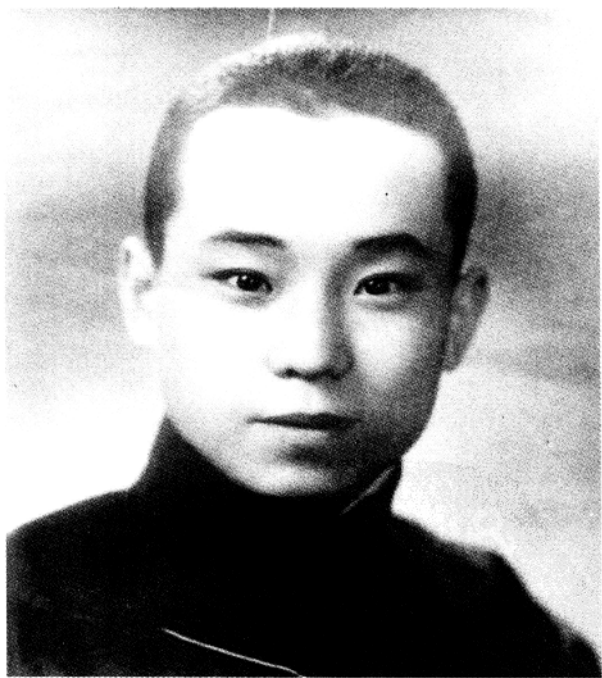
先世先生之教誨實與自幼
生於戲、領受帶國戲、到高興、舞
台為培育新人而為戲、歷了半個世紀、
為京劇藝術事業做出了可貴的奉獻、獲
得了卓越的成绩、他的獻身精神和平
穩的執事成果對後人將產生永遠的激勵。
老舍林名、戲曲學校編輯

一代名伶是世來瞻仰

吳昌碩書

九十年秋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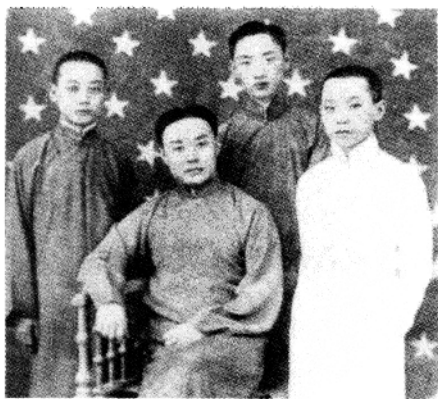
▲青年毛世来



毛世來學藝生活



◀毛世来与梅兰芳师父及师母并李世芳(右)在梅师家(1936年)



▶毛世来与尚小云师父(前)并李世芳(左)张君秋(后)合影



►毛世来与师兄薛盛忠(中)
袁世涌(右)在富连成科班



▲(左起)詹世辅、毛庆来、尚富霞、张君秋、尚长春、李世芳、袁世海、尚小云、阎世善、毛世来



◀学艺时的毛世来



▲毛世来(左)袁世涌(中)阎世善(右)在富连成科班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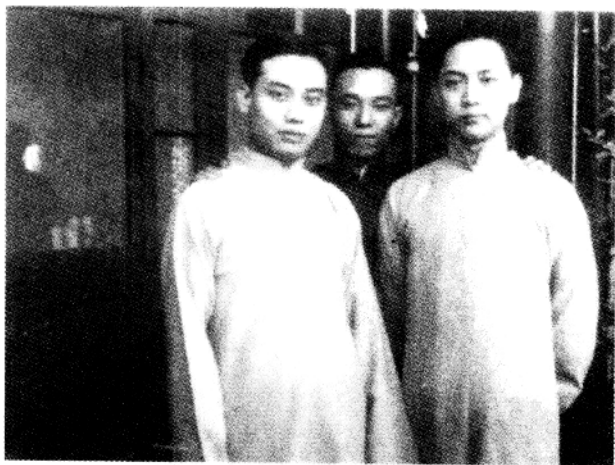
◀ 少年世来



▶ 毛世来
与詹世辅
师兄(左)



▲毛世来、刘宝珍结婚纪念(1940年)



▲李世芳(左)毛世来(中)张君秋(右)于1940年